

成长经典珍藏系列

蔡晓妮 陈永林◎主编



单臂猿的 末日

*Danbiyuan De
Mori*

小长臂猿虽然没有死，但成了单臂猿。
老毕看到他受欺负，心潮难平，
便想暗中保护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单臂猿的 末日

蔡晓妮 陈永林◎主编

Danbiyuan De Mori

成长经典珍藏系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臂猿的末日/蔡晓妮, 陈永林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1
(成长经典珍藏系列)

ISBN 978 - 7 - 5399 - 3964 - 3

I. ①单… II. ①蔡…②陈… III. ①儿童文学 -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065 号

书 名	单臂猿的末日
主 编	蔡晓妮 陈永林
执行主编	庄 浪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 //www. jswenyi.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3. 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964 - 3
定 价	26. 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猎人和猎狗	余显斌(1)
猎貂	乔 迁(6)
单臂猿的末日	沈石溪(8)
大象“少年犯”	孙道荣(10)
枪神与狐泪	厉周吉(12)
火焚豪宅	顾文显(16)
猎人与狼	刘万里(19)
一年鱼	周海亮(21)
狗獾	王振东(23)
野猪祭	杨汉光(26)
寻虎	刘克升(29)
狼娘	黄学兵(32)
猎狐	乔 迁(34)
动物学家的鹦鹉	汤礼春(36)
死斗乌鸦谷	赵守玉(40)
怀念一只被嘲笑的鸟	刘建超(45)
阿宠的春天	陈力娇(48)
驯马	刘国星(51)
杀气腾腾	宾 炜(54)



目 录



枪神	刘东伟(58)
白狼	林华玉(61)
生命的堡垒	余显斌(64)
两群羊	杨汉光(66)
犬祭	非花非雾(68)
绿鹦鹉	邵宝健(71)
一只会说话的乌鸦	羊 白(73)
与人较量	蒋 寒(76)
狼的悲剧	陈永林(80)
猫王	申 平(83)
药猴	张春风(86)
森林大营救	张宏亮(89)
奇猪	申 平(92)
黄老大	常聪慧(95)
对峙	羊 白(98)
通灵	申 平(101)
给喜鹊留一些柿子	郭 龙(103)
牛豹之战	杨清舜(105)
狼子孝心	徐均生(107)
痴心戈尔	赵悠燕(110)
蛇杀	顾文显(113)
孩子与狗	刘国芳(116)
白狼	申 平(119)
猎殇	符浩勇(121)
鹰曾是被抛弃的弱者	周 礼(123)
麻三爷和他的鹰	仲维柯(125)



泥鳅王	刘 浪(128)
猴子快跑	宾 炜(132)
黄仙	杨海林(137)
城市里的牛	孔祥树(140)
另一群猴子	赵昊鹏(143)
孤傲	刘建超(146)
鸽子的故事	吴宏博(148)
英勇的飞飞	凤 凰(151)
海鸥情	曹宁元(154)
最后一只天鹅的非正常死亡	周正旺(157)
绝对规则	张爱国(161)
捅啥别捅燕子窝	杨列宝(163)
放生	徐全庆(167)
与人绝裂	金 波(169)
黑豹	刘国星(172)
蛇事	昌松桥(175)
杀戮	田洪波(178)
狗点点	常聪慧(181)
癞蛤蟆也有梦想	刘永飞(184)
回归	高玉芳(186)
荒漠一夜	符浩勇(188)
救命的松鼠	张以进(190)
爷爷与狼	厉剑童(192)
一只食素的狼	陈树茂(195)
一条有酒瘾的狗	黄会兵(197)
孔雀蛾	非花非雾(199)



目录



绝境	金光(202)
卧在三叔枪口下的狼	郭震海(204)
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	陈永林(208)
(104) 清哥	平角里北城
(105) 鹿角	何建明· 陈永林
(106) 鹿角	陈永林
(107) 鹿角	平角里北城
(108) 鹿角	陈永林
(109) 鹿角	陈永林
(110) 鹿角	陈永林
(111) 鹿角	陈永林
(112) 鹿角	陈永林
(113) 鹿角	陈永林
(114) 鹿角	陈永林
(115) 鹿角	陈永林
(116) 鹿角	陈永林
(117) 鹿角	陈永林
(118) 鹿角	陈永林
(119) 鹿角	陈永林
(120) 鹿角	陈永林
(121) 鹿角	陈永林
(122) 鹿角	陈永林
(123) 鹿角	陈永林
(124) 鹿角	陈永林
(125) 鹿角	陈永林
(126) 鹿角	陈永林
(127) 鹿角	陈永林
(128) 鹿角	陈永林
(129) 鹿角	陈永林
(130) 鹿角	陈永林
(131) 鹿角	陈永林
(132) 鹿角	陈永林
(133) 鹿角	陈永林
(134) 鹿角	陈永林
(135) 鹿角	陈永林
(136) 鹿角	陈永林
(137) 鹿角	陈永林
(138) 鹿角	陈永林
(139) 鹿角	陈永林
(140) 鹿角	陈永林
(141) 鹿角	陈永林
(142) 鹿角	陈永林
(143) 鹿角	陈永林
(144) 鹿角	陈永林
(145) 鹿角	陈永林
(146) 鹿角	陈永林
(147) 鹿角	陈永林
(148) 鹿角	陈永林
(149) 鹿角	陈永林
(150) 鹿角	陈永林
(151) 鹿角	陈永林
(152) 鹿角	陈永林
(153) 鹿角	陈永林
(154) 鹿角	陈永林
(155) 鹿角	陈永林
(156) 鹿角	陈永林
(157) 鹿角	陈永林
(158) 鹿角	陈永林
(159) 鹿角	陈永林
(160) 鹿角	陈永林
(161) 鹿角	陈永林
(162) 鹿角	陈永林
(163) 鹿角	陈永林
(164) 鹿角	陈永林
(165) 鹿角	陈永林
(166) 鹿角	陈永林
(167) 鹿角	陈永林
(168) 鹿角	陈永林
(169) 鹿角	陈永林
(170) 鹿角	陈永林
(171) 鹿角	陈永林
(172) 鹿角	陈永林
(173) 鹿角	陈永林
(174) 鹿角	陈永林
(175) 鹿角	陈永林
(176) 鹿角	陈永林
(177) 鹿角	陈永林
(178) 鹿角	陈永林
(179) 鹿角	陈永林
(180) 鹿角	陈永林
(181) 鹿角	陈永林
(182) 鹿角	陈永林
(183) 鹿角	陈永林
(184) 鹿角	陈永林
(185) 鹿角	陈永林
(186) 鹿角	陈永林
(187) 鹿角	陈永林
(188) 鹿角	陈永林
(189) 鹿角	陈永林
(190) 鹿角	陈永林
(191) 鹿角	陈永林
(192) 鹿角	陈永林
(193) 鹿角	陈永林
(194) 鹿角	陈永林
(195) 鹿角	陈永林
(196) 鹿角	陈永林
(197) 鹿角	陈永林
(198) 鹿角	陈永林
(199) 鹿角	陈永林
(200) 鹿角	陈永林



猎人和猎狗

余显斌

猎人遇见了山豹，就是那只缺了一只耳朵的山豹，猎人身上“刷”地一下，汗出来了，湿透了衣衫。他颤抖着伏下身子。他的旁边，猎狗黄黄伸着舌头，也伏在旁边。显然，它也有些害怕。

这种山豹，是这儿独有的，它高大，凶猛，而又狡猾，就是山里的猛虎遇见它，也退让三分。

可是，他却打伤过它——那只缺耳朵的山豹。那是几年前，他正年轻，血气方刚。那时，他的黄黄也刚和他结伴，也正是凶狠好斗的时候。他没有听人劝，和黄黄一块儿上了山，去寻找他们的敌人——这只山豹。因为，这只山豹在一个风雪之夜下了山，进了村子，堂而皇之地进了他的牛棚，咬死了一头牛，还拖走了一头小牛犊子。

这是挑衅，一只野兽对一个猎人的挑衅。

当天，他烙了一个大锅盔，切了装好，拿起猎枪，带上黄黄，冒着漫天风雪，进了后面的大山。三天三夜，他们整整搜了三天三夜，第三天上午黄黄嗅着了什么，一对前腿在雪里刨着，不一会儿，刨出一条牛尾巴，花白尖儿的，正是他的小牛犊子。他心疼得，像谁插了一刀。

“狗日的，我一定要宰了你。”他发誓。身边，黄黄耸着肩长吠，仿佛在挑战一般。他忙叫：“黄黄，别叫。”他想，这一叫，山豹还敢出来吗？

他想错了，山豹根本不在乎这一人一狗。甚至于，它很可能想把这一

人一狗也做了自己的过冬食物。它就在前面山崖上蹲着，一双眼睛瞪着他们，猩红的舌头不时地伸出来，舔一下鼻尖，然后伸长脖子，突然一声长嗥，震得树上积雪“哗哗”直落。

他出其不意地一惊，猎枪险些落地。

黄黄可不知道害怕，只见一道黄光一射，就冲上去了，一豹一狗就在山坡上撕咬起来。那豹太大了，比黄黄高了一头，一爪拍去，黄黄就在地面上打一个滚，还没翻起来，又被一爪打一溜跟头。

“黄黄，让开，你他妈的让开。”他吼着，举起猎枪，可不敢放，怕误伤了黄黄。终于，瞅了冷子，他的猎枪“哐”一声响了，山鸣谷应，猎枪子弹射出去，山豹一晃，子弹打在耳朵上，一只豹耳朵飞了。

山豹愣住了，站在那儿。

他没空装子弹，趁这空儿，打一个口哨，唤回浑身是伤的黄黄，在雪坡上，一人一狗一溜跟头滚下去，险些没摔死，幸亏有人路过，救回了他们，他们才捡了两条命。但就这样，回到家里，他们也足足养了半个月伤。

伤好之后，他仍胆战心惊，时时防备着。因为，这种山豹复仇性最强，一旦没打死，受了伤，伤好之后，一定会来报复的。他们村的王大嘴，就是伤着一只山豹，后来被这只山豹咬死的。

所以，他时时注意，小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没想到，今天，又和这只山豹狭路相逢了。

看样子，这只山豹是有备而来，它蹲在他们对面，眼光冷冷地盯着他们，不时地，那只独耳动一下，仿佛一面旗帜在迎风招展。他握着猎枪，手心出了汗。黄黄在他旁边，由于害怕，夹不住尿，“喇喇”直流。他不满地对黄黄挥挥手，让它滚开。黄黄望着他，低下头，塌下腰，沿着草丛偷偷地溜了，只一会儿，就消失得没有影子了。“阉货！狗日的！”他狠狠



吐一口唾沫，心想要是能活着回去，首先把这个没骨气的东西宰了，免得丢人现眼。

对面，山豹吼了一声，如一个炸雷。

他猛地站起来，举起猎枪，吼道：“狗日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说完扣动扳机，可枪没响，是臭弹。

就在这时，那山豹腰一弓，就准备扑过来。突然，一声狗吠，一道黄光从后面竹林中闪出，正是黄黄，一口咬住豹尾。

山豹一惊一痛，回头就咬，可黄黄咬住豹尾，死拽住不放，显然，想让猎人脱身。这会儿，猎人也忘记了危险，扑过去，举起枪托就砸，一下一下，都砸在豹身上。山豹连挨数下，痛不可忍，一声吼，挣断尾巴，一跃身，窜入山林，没了影子。黄黄又一次浑身浴血，倒了下去。猎人跑过去，一把抱住黄黄，喃喃道：“黄黄，黄黄，好伙计，你要挺住，要挺住啊。”

在猎人的精心照料下，黄黄挺了过来，而且膘肥体壮，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几次遇险，猎人收起了猎枪，停止了打猎。再说，儿子在城里上班，拿着高工资，自己再整天打猎，也丢儿子的脸。“老伙计，算了，以后我们就这样闲着吧，闲着，也不错。”猎人常常拍着黄黄的头自言自语。黄黄耸肩长吠，声震原野。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一日，儿子和一个胖子坐着小车回来了，拉着黄黄左看右看，不停地夸好狗好狗。儿子还一再问：“爸，黄黄真的是西藏纯种狗吗？”

“当然。”猎人骄傲地吸着烟，“你没有看见黄黄打猎时的那个猛劲儿，一般的狗行吗？”儿子不信，说为了验证猎人的话，和总经理一块儿去打一次猎，看黄黄是不是很勇健。

“不能去。”猎人忙摇头。

“为什么？”两个人都惊诧地望着他。

“山里有一只山豹，和我们结下了仇，一个心准备报复，去了危险。”猎人忙说明了原因。

“山豹还报仇吗？童话吧？”胖子经理“哧”地笑了，不相信，和儿子一块儿带着黄黄走了，上了山。猎人很着急，可又无可奈何，在院子里坐卧不宁。到了上午，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跑了回来，是儿子和胖子经理。

“怎么了？黄黄呢？”猎人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遇见了那只山豹。”胖子经理瘫倒在地上，儿子脸色煞白，喝了一杯茶后，才心有余悸地说。

“黄黄呢？”猎人嘶哑着声音问。

“黄黄冲向了山豹，我们——”儿子欲言又止。

“你们跑了，是吗？狗都不如的东西。”猎人一声吼，一掌掴在儿子的脸上，摘下猎枪，冲出了门，踉踉跄跄地向山上跑去。在山路的拐角处，看见了黄黄，一拐一拐地向山下走着，摇摇欲倒。可黄黄的嘴里，紧咬着一条山豹腿。黄黄这次不但豹口逃生，而且，还咬断了山豹的一条腿。猎人大喜过望，一把抱住黄黄，又是亲，又是抚摸。

由于高兴，猎人嘱咐老婆炒几个菜，准备喝几盅。当然，也是由于儿子和胖子经理的原因。虽然儿子和胖子由于丢下黄黄逃命的事让他不满，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儿子的朋友啊。

酒桌上，儿子和客人不停地夸着黄黄，不停地给猎人敬酒。猎人更是高兴，酒就喝多了，以至于还没有吃饭，就醉倒了。梦里，隐隐约约听到黄黄的叫声，猎人喃喃道：“黄黄！黄黄！”

这一醉，直睡到太阳落山时才醒过来，爬起来，不见了黄黄，忙喊自己的老婆，问黄黄呢。老婆不回答，猎人火了，抄起一根杠子。老婆急



了，告诉猎人，黄黄死了：来的那个胖子，是儿子上司，据儿子说得了一种暗病，要吃狗肉滋补才能恢复。“越凶猛的狗见效越快，所以儿子就想到了黄黄。”

“狗日的，在哪儿？”猎人吼叫着。

“早已走了。”老婆低着声音道。

“黄黄，我的黄黄！”猎人一声吼，一杠子砸在碾盘上，杠子断成两截。猎人也一口血吐出来，晕倒在地上。

当夜，山后吼声不断，是山豹的声音，惊得小村人人颤抖，知道山豹下山报仇。那叫声越来越大，一直扑向猎人的家，撞开门，到了院子里，一头冲进去，又突然一声大吼，逃了出去。

第二天，猎人清醒过来，听说这件事，急忙跑到院子里，抬眼一看，黄黄的皮被剥下，正好挂在院子的老古树上。古树树干上，还有山豹撞上留下的血痕。正是黄黄的皮，昨晚吓跑了复仇的山豹，保护了他们老两口和小村人的命。一时，猎人再也忍不住了，扑过去，一把抱住黄黄的皮，长号一声：“黄黄，老伙计啊。”

猎貂

乔 迁

猎貂，主猎紫貂。紫貂，俗名大叶子，毛皮珍贵。用紫貂皮制成的裘装，得风则暖，着水不濡，点雪即消。满清王朝规定：非皇室与二品以上王公大臣不得着貂裘。

据说，老辈人猎貂，为使貂皮无损，在风雪天赤身裸体躺在有紫貂出没的山里。紫貂心善，常以体覆盖冰冻之人，使其暖，便被捉。只是，十人捉貂，常十人不得生还。

三皮把脸贴在母亲的胸膛，一股凉意瞬间从他的脸皮传到心里，便禁不住心颤了一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随着凉意而来的，还有母亲胸腔里那如风匣一般的呼嗒声。

老中医的话在三皮的耳畔响起：这病，有张貂皮暖着就好了。

三皮起身去了老猎人四爷家。

四爷望着下了决心要去猎貂的三皮，缓缓地从身后拽出一坛陈年老酒来，启了封皮，一股浓烈的酒香立刻溢满了屋子。闻着酒香，三皮身子就暖暖的了。四爷把酒递给三皮说：“喝了吧！能顶一阵子的。”

三皮喝了酒，就去了红马山。

四爷找到三皮时，三皮都冻僵了，可僵了的三皮没死，嘴里一口口地呼着白气呢！一只紫貂像一床小毯子似的把三皮的胸口捂个严严实实。

四爷把静静伏卧在三皮胸口的紫貂拾起，装进蛇皮口袋里。用雪擦了



三皮的身体，又用狍皮袄裹了三皮，把三皮背了回来。

三皮醒过来，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和贴在母亲胸口的紫貂皮。三皮说：“紫貂也疼咱母亲呢！”

四爷说：“是紫貂知道你有孝心呢！”

日军占领东北，各地抗联勇击日寇。

一日，一抗联小分队路过，小住。三皮在四爷家见到抗联队队长不住捶腰，嘴里发出咿咿痛苦的呻吟，一问得知，因天寒地冻腰处枪伤疼痛。

三皮便对四爷说：“给我坛陈年老酒吧！”

四爷含泪而起，亲自斟酒给三皮。

三皮顶着风雪上了山。

四爷寻上山来，远远便看见了三皮，惊奇万分，感叹不已。躺在雪地上的三皮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貂毯，从头到脚，只留下两个鼻孔出气，数不清多少只紫貂卧在三皮的身上……

四爷热泪长叹：“仁心呢！”

三皮参加了抗联。

参加了抗联的三皮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虏。

三皮没熬得住日军的诱惑，成了汉奸。

汉奸三皮领着日军找到了抗联小分队的营地，上百条铮铮不屈的汉子血洒黑土。

清理抗联物品时，日军少佐发现了抗联队队长腰间的紫貂皮，惊喜地扯下来。一看，却有着四五个枪眼，可惜得哇哇直叫。

三皮过来，谄笑着吹吁道：“这还是我猎到的呢……”

少佐目露神采，寒光闪闪的战刀一指三皮：“你的，再猎一只给我。”

三皮惊出了一身冷汗。望着寒光闪闪的战刀，却又不得不硬着眉头脱光了衣衫。



四爷在山上发现了死去多日冻得硬邦邦光条条的三皮。

四爷来到三皮跟前，便看到三皮的胸口处有个碗大的洞。四爷往里看了看，里面没有了心，早让紫貂掏吃了。

单臂猿的末日

沈石溪

一天早上，负责喂养长臂猿的饲养员老毕走进笼舍清扫粪便和垃圾。那群长臂猿和老毕混得很熟了，并不害怕和回避，照旧吃的吃玩的玩。有只胆大淘气的长臂猿冲过来抢老毕的扫把，老毕一边抢扫把一边假装生气地瞪眼呵斥，长臂猿不知是被骂胆怯了还是故意使坏，突然松爪，老毕没防备朝后面退了几步，只听后面传来一声尖叫，糟糕，正踩在一只才出生一个月的小长臂猿的手臂上。

小长臂猿虽然没有死但是成了一个残疾，成了单臂猿。

长臂猿没了一条手臂，等于剥夺了它生存的权利，老毕心怀内疚，是他给弄残疾的，便十分格外的照顾它，看到它受欺负老毕心潮难平，便想暗中保护它。自从有了老毕的保护伞，单臂猿受气明显减少，猿逢喜事精神爽，它吃得饱心情好，皮毛鲜亮。

其他的长臂猿因害怕老毕手中的竹棍，不敢去招惹单臂猿。但是那只猿王不服气，老是用一种冷毒的眼光望着单臂猿。猿王一向唯我独尊，现在单臂猿脱离了它的统治，当然让它看着不顺眼了。单臂猿吃食有优先权，住在最好的位置，吃最好的东西，直接损害了它的利益，这是猿王不



能容忍的。有一天，天气很冷，老毕很担心单臂猿着凉，给它找了件褂子穿上，这把长臂猿们羡慕坏了。猿王气坏了，趁老毕不在时，撕破了褂子，将单臂猿暴揍了一顿。结果等老毕再来喂食时，只见单臂猿赤身裸体，鼻青脸肿。看见老毕来了，便泪眼汪汪地向老毕招手，喉中发出叫声。再看那只猿王攀上树梢，胆怯地盯着老毕。老毕大怒，把猿王抓住，拴在木桩上，整整饿了一天。由于其他长臂猿害怕猿王不敢和单臂猿接触，老毕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找了猿最爱吃的香蕉、蟠桃之类的东西抱进笼里。拉起一只大雌猿爪子在单臂猿身上抓了几下，同时摇晃手中的香蕉，雌猿明白了老毕的意图，但是还胆怯地望了望猿王，内心很是矛盾。猿王凶狠地望着雌猿并发出愤怒的啸声，老毕早有准备，拿起手中扫把打了过去，猿王吃痛逃进草丛没了踪影。几下雌猿把单臂猿的皮毛梳理完毕，老毕把手中的香蕉给了雌猿。老毕如发炮制，收买猿心，其他的猿看到雌猿没事，也就都去给单臂猿梳理皮毛，讨好单臂猿。猿王法不治众，孤掌难鸣，也就放下架子去给单臂猿梳理皮毛，老毕也给了猿王特殊的奖励。

世事无常，老毕出了车祸。接替老毕的是个新来的小伙子，他不知道老毕和单臂猿的特殊关系。对待猿们是一视同仁，不分厚薄。

开头几天，猿们还抱着幻想，老毕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猿们失去了耐性，态度骤变。便粗暴地对单臂猿进行攻击，吃食时把它挤在一边，玩耍时把它挤在黑暗的角落。有一次猿们吃饱了没事干，比赛看谁能一次从单臂猿身上拔的毛多，不一会儿，单臂猿身上便鲜血淋漓，疼得它在地上打滚。没有谁有一丝同情。

过去因为单臂猿的靠山太强，群猿敢怒不敢言，现在靠山倒了便无所顾忌地疯狂报复。单臂猿从云端掉到了深渊。



一个早晨，浑身伤病的单臂猿趴在围网上停止了呼吸，两只眼睛还睁得老大，望着笼外，毫无疑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还在期待老毕的突然出现呢！

大象“少年犯”

孙道荣

一架直升机超低空掠过广袤的非洲原野。大象们安逸地吃着草，没有被惊扰。这种情况它们见得多了，人类离它们越来越近，它们正在慢慢适应这种变化。

可是，这一次，它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人类是以万物主宰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希望通过人类的有效干预，来达到自然的平衡。

非洲是野生大象的天堂，有40万~60万头大象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野生大象的急剧繁殖，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问题。一头大象每天要吃掉270千克植物，如果过多的大象集中生活在有限空间内，就会对环境造成不小的破坏，不少非洲国家野生动物园正面临这一危机。他们决定有选择地将那些年老体弱的大象杀掉，以腾出足够的空间和植物，让健壮的和年幼的大象更好地生存下去。

枪声骤然响起。我坐在电视机前，清晰地目睹了象群中，一个三口之家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两头成年大象，慌乱地将一头小象夹在中间，这是它们保护家人和孩子时通常采用的方法。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一头成年大象轰然栽倒在地；另一头成年大象带着小象仓皇逃跑，枪声再次响起，第二头成年大象也应声倒地。射击十分准确、到位。直升机在低空盘旋，